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五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祭文

小祥爲先府君禮佛疏



伏爲先考乾夫府君於萬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病故倏及今正時爲周歲先於十二日延僧戒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孝弟子履吉因緣無始載有形質蓋惟大慈與我親本浩劫不晦積繇茲轉欲酬垂度無想能伸精氣所來見受一生此



劫分慈具足罔極實惟先考司馬大夫孝義植根  
經術裕後居官處里利濟存心正直無營靜常得  
性其於梵唄雖少受持要本躬行暗參宗旨有子  
不類鳴慚和陰備養方圖冥遊奄訣空餘崩裂陟  
降靡從更屆年期音容追渺四時言數已滿代序  
而我精氣與歲維新痛乎受者寂于何尋人間感  
遇頂踵可赴到此至悲卽悲無路空悲謂已無有  
已處惟以我慈以親本我還以慈力度我本親慈  
遠經親依經依慈珠函藏海匪力可幾請本信心

先投所愚若復親靈謂經私度卽名非法以名非  
法隨名非佛若復子情希慈私度卽無是法以無  
是法隨無是經若復佛慈執慈行度卽諸相生以  
諸相生卽非一法若復佛慈有慈非度卽法應住  
以法應住卽經不成凡此功德具許利益一法不  
見一相不生自然諸相應時得度萬劫同滅萬滅  
同度但所度處各受差別如彼草木大小區分如  
彼山河流峙互位本之聖賢法自無爲以此奉佛  
非已非人都無相見慈法乃見以此追親因濟咸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三  
濟仍非相見儒心亦見是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所以爲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  
出應以此義備當來持戒種千萬佛善根不孝弟  
子履吉所爲還以慈力度我本親義實根此信根  
矢向江海不移兼以本經前賢同信顯報攸彰誦  
向我嚴魂招依受天衣導昇定符斯理爰掃新舍  
奉安淨壇起本正月之十二延耆宿衆亦如之頂  
誦積至廿三零合卷數一千別有僧疏開明焚報  
力淺愿奢誦少報大仰以慈門但論愿至卽是力  
至既有誦果卽成報果統在經力無邊直此寸靈  
布滿不孝弟子履吉謹望金色相座銜誠投地哀  
鳴慈臨鑒濟昭茲咫尺伏上



遙奠韓太素老師文

萬曆四十七年歲在己未夏當塗門生曹履吉爲  
兩先人封樹事先求得袁大行行狀卽遣力隨大  
行往朝那差道經涇陽入叩我太翁韓老師以誌  
銘請候至十一月十一日力還見於庭屏立不語  
逼問之則以先生七月十八日上賓告履吉則癡  
噤瞑絕白日中天地沉黑不知精神顛越何處已  
乃放聲大哭家人咸驚來扶掖婦劉聞之初心顫  
雨汗旣乃前勸履吉時當送兩尊入土惟賴若身



古來弟子于師存沒想當有道不得以痛自損履  
吉乃強起於次晨就家爲位日三尚食涕淫淫者  
亦三越十四日載猪羊各一口親啓血骨同庶羞  
酒醴奠而告曰嗚呼先生其來邪其升三峰超長  
河度中原二千餘里而降我大江之東邪其聽履  
吉之哀而呼而切切不忍聞者且若示之以肅然  
容愾然聲令髣髴見之邪嗚呼先生履吉之憾何  
可言自辰歲陽月拜違抵涿鹿僅得刺促數行附  
歸役以投嗣是不百日爲丁巳正而先大夫死先

生旣親纒些辭南寄又別勒手字慰譬不孝繇今  
思之比卽腸裂百爾崩壞何至不能臨片楮覓北  
翼爲致令先生遙遙此念竟不知履吉身中何似  
坐貽先生終年縈注邪及戊午不孝旣練之後先  
生則以持節蜀府行無可爲寄而不孝又丁先母  
孺人之變斷腸未續庚寸寸斷益復心手都擲草  
土是年冬有故知官秦府衛幕者可借爲郵而竟  
缺然繇今思之此故人去豈真馬上相逢無紙筆  
者邪今已未春同門弟兄作縣者以計事旋則有



紹興陳子君平寓書來晤張涇陽言先生居里中謝客樓居或經時不下私心疑之豈有二豎侵與而時南昌涂子曼倩來令我繁昌走役西入關展候履吉第托涂子書中爲言曹生將爲先人墓銘趣人隨大行後騎上求而又竟不自附片楮所不附者無他止以兩年來未通一字使不可不耑書不可不儀不如總以大行載致繇今思之真愛如先生豈必耑人耑儀而于最近最便之役亦失不附邪至于大行已爲草狀矣赴陝有日矣其視飛

車仙里盡布寄載之戀私因緣而祈鴻章直以爲旦暮事豈知遣使之二日卽先生上賓之日大行到涇陽始知其詳此則事變大出意料大行何能預知而早發遣力歸來則從先生之家人得先生數月前見涂子書卽諭其縣所司大行牌到當立以聞雖至易箆時仍日問使星消息甚至以爲見履吉字病或可延眼亦幾穿而卒不待蓋先生之于履吉直如愛驕子性情若爲之而移故於臨逝惓惓若此興言及之三年中卽使時刻樞趨日月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五  
會幾而乃節節疎忽致先生卽世之日尚爾關心其爲搏踊怨艾何可言邪乃大行人卽先生之靈幄陳履吉儀開履吉書且泣長涕承曉哀感旁觀先生于大行闈中有賞遇大行固嘗執北面禮至是慨慷淋漓躬古人誼代履吉訴而哭亦如履吉撫先生之棺此段真情可以借致只此光景師弟朋友關千古歔歔令履吉有一點生氣不能不仰天痛絕耳先生蚤歲入直中秘文章經國已在金匱石室不具言惟是其賦性淵靜而弘毅其貌整

而溫與人語欵而典其全體豐偉望見者皆以爲山凝嶽峙異日必爲太平宰輔曩在長安所會薦紳贊誦同舌况門下親炙最熟者寧復以卒然之變設想其間則又意先生以佳兒早歿有王丞相之傷然年方望艾嗣息可待濟世達人其不以一身可待之事過憂成疾必矣倘從他人傳聞非家力親見則卒然之變詎復信之豈天以履吉節節疎忽于此生死大事更不得併坐沉迷若于附行之使尼之而遲使得到與變會可親見而歸報邪



鳴呼先生既以真品重器水鏡人倫所拔一門弟子皆彬彬躬行士卽履吉至不肖庶幾蓬麻其間今年大計後弟子調大邑者五六爲各房冠履吉前候書猶侈以爲言借使先生得見爲門下循良慶可知遙同此言而皆不及至履吉半生排比旁竊雕蟲自揣已付虞仲翔後世所不知一人而先生拔識至口舉第四策句字不遺大恩知已豈復尋常師弟又以履吉多鼠技教之以平時無事用之以畢其所嗜及有事而用之精神固有在履吉

謹跪識之不敢忘豈知此語遂如永訣遺勅書紳邪嗚呼先生天地間氣凝成生爲文臣爲正人沒必爲明神在上帝左右其於四十五年畱影示跡決當脫然無繫而履吉猶用人間哭死之情哀哀不已似乎知先生未真不足稱先生之弟子獨以此生向後亡論所見尺寸皆大恩知已所遺卽七十兩尊垂棄世時若非先生定以一日尚及一見兩老人在地下目何以瞑履吉辛苦章句半生何用而至履吉所借以萬一千兩尊者還欲爲兩尊



荀圖尺寸以報先生而先生竟不待竟不得一見  
履吉之爲人子爲弟子何如邪然則此奠之憾而  
哭者又何可言邪痛哉痛哉

祭亡弟慶成文

余慟吾弟沒思吾弟有不可沒者則通書策之義  
爲狀以所知言寫生卽不啻愾然見之顧以腸痛  
筆重於弟一生幅利諸所未表卽於平日從兄生  
情生想亦咽不能抽今殯出有日長辭華屋零落  
山丘餘蠶撤於禫旁梓器薦於懸封余所爲之死  
致生之事雖欲不替亦將日遷矣僅此就堂一奠  
一哭以血淚爲風雨以淫暘爲梁津以夢魂上下  
爲靈氛西皇以長文之祝爲楚澤之招嗚呼慶成



歸來其尚爲余按部考書隸事徵僻以作余之紺  
珠懶祭邪其尚爲余警戒衣冠傾筐遠客喜動眉  
宇令四方至者先呼次公不憂郊馬彗汜邪其尚  
爲余引輪蹄之僞鉛槧之豪攜謝樓頭釀王茗戰  
拈韻刻詩求片語之工一字之合以博余之吟和  
留連邪其尚爲余誦南浮楚湘夜泛洞庭西逆匡  
廬洪都東遊吳會武林天台雁蕩幔亭九鯉北疋  
馬燕山塞五七言古近體遊紀諸篇令余耳之如  
讀子長遊文如與向宗輩扶筇異代邪其尚爲余

集當世丹青名手分別源流誰爲顧陸三唐誰爲  
宋元誰爲沈文各派恣余之目爲浣而心爲醉邪  
其尚爲余指點幽事樹林疊石卽一草一木經其  
位置無不匠心令鶴棲鹿息曠然如絳雲之舒卷  
邪其尚爲徵吳趨翻子夜以阮咸之解調公瑾之  
顧邪蓋余稟旣流浪幼復體孱兩尊人不憂讀書  
惟疾憂故教法率視性所喜吾弟體親愛兄亦如  
左右無方初里中若疑鯉庭多福時譽見獨吾弟  
口每舉東坡寓意留意之別以爲不害道而其才



性兼人凡所爲極意從兄者無論他人此欣彼厭寸長尺短雖好我不能助我卽世間所號爲好兄弟亦止在祖遺蠅頭慕說繆薛不知田園分異直是蠅頭不必言併此才性淹通可寓可遊可名可道之事父母受氣到此不能齊又在古來兄友弟恭天合義合格外別出此生生世世兄弟慧業環通之靈非知從而後慧通乃因生生世世種就慧而見今世之從此之性命情好固非世人所喻卽在余身中自少及壯及逾強仕以來同嬉遊父母

之前相孺而不知也同術業於圖書筆墨之間相習而不知也同周旋於四方朋友與夫一切佳辰美景會心快意之事皆相羣相狎而不知也雖以中間小別如遠奉晨昏各拘官守或困於糠粃之署或困於較閱尺幅之中亦率迫於王事而不暇知也而獨今年弟歲在龍蛇余適身來蜂蠆闔戶閒坐萬想俱灰惟有吾弟一點精靈無事無境無刻不賄賄心目無不歷歷從十指輪出而乃知有吾弟而已死也慟哉此奠余腸絕矣慶成歸來



祭同門李元鎮文

往與先生別長安三年矣昨秋有事蘇門先生馳  
衛輝去辭以疾甚不得用家白衣故事相從嘯嶺  
間卽今月今日也逾正復令人相告如使君行較  
天中當引去太和山下無得見不佞謂吾兩子相  
得天下莫不聞爲一塾師長來而畫計避影逃樹  
謂天下笑何今來知先生病加甚不佞愀然謂是  
將有大命期而忍不一手訊先生報曰病幾不死  
卽死亦不朽不佞大諱是言心知殆寢劇已越五



日而先生竟逝哀哉最先生前後字皆大別識也  
不佞不忍追不佞與先生非世情交也當丙辰同  
遊長安禮闈覆發先生與舊同公車居五日始出  
晤客不佞揖之意思蕭散輒詫新赤芾中有如此  
人哉既見所爲文若詩如其人淵乎遠矣言之關  
中夫子夫子重之若得回而加親不佞徙舍與比  
閉花宮雙樹間擬托古今聞人慷慨相命以爲快  
諸不相從者旁攬觖謂兩子謬爲重耳獨方西安  
袁公安時時闌入舉觴亟稱若真不妨並棲哉既

分去不佞廬居久之謁除版曹以使出迄戊冬始  
與先生會先生嗟不佞浮沉糠粃以舊部人守天  
官郎穿唇舌囑之冀稍稍一調其故則有能言之  
者慷慨謂不佞爾豈以一調重爾視一調猶糠粃  
也尚其待天人之定而先生亦以里中同舌應推  
擇入銓夜與不佞片言合旦卽草書主爵以讓次  
者而身卽請差出嗟乎兩人謬爲重其于登場行  
事亦謬爲重如此矣世眼自沸世心難喻卽有冥  
冥未銷弋慕同志同患情勢應然甲子言別其語



至不忍聞握粟出卜未知爲計忽而天清日霽有  
此剝身入先生之鄉課先生骨肉朋友令先生無  
恙而以今竣試之日登瓠菴之堂舉彈射諸尺幅  
文字已乃命酌把苦甲子驚心之事豈不俯仰且  
愾且笑如夢寐三生而無柰先生不可呼而起也  
哀哉先生治畿輔兩地有古遺愛聲以高第徵引  
嫌轉禮曹事我伯父大家卿伯母太夫人備極色  
孝我伯父甚愛之大如王丞相之於長豫今其痛  
亦如之延陵滅明在昔稱達不敢不以爲慰先生

有仲弟先卒鵲鴿之痛屢見乎辭天性夷曠親知  
故舊繒飭相急戴之愛之殆無間言跡所立身大  
者稱無愧已第大用未竟傷哉此人曾不得四十  
千古同恨耳又所恨者先生性資絕異往比舍見  
每晨枕畔取書讀一覽不忘工詩不佞所見者有  
瓠菴集入彭澤之室其友秦京爲不佞言先生在  
滑每日則課一詩不碍案牘平署也其力攻如此  
年不及強崦嵫正遠日新大業遂未克終近代信  
陽修文之年亦三十九豈此地文人年命劫數同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五 七  
一盡期兼以昨歲新野仲良都亭客逝一時至寶  
龍蛇繼盡亦復伯道同悲悠悠蒼天如何可問踽  
僻之人止有此事性命相赴偏此一來鈞天帝旁  
親見悲傷不佞於中原肝膽意盡矣撫棺一慟不  
知所云哀哉

倪孺人誄

萬曆癸丑月日士馨兄以亡嫂孺人喪藁葬南村  
之陽前是語吉曰自先內子見捐再逾年而乃行  
卽野之志也雖余不佞狀京山先生誌顧所以顯  
婦德者意何可盡則更以屬吾子吉維寒家與嫂  
孺人族系祖父講奕世繼與士馨兄同席研午歲  
又同車日成雅故備悉其佐讀而外家尊卑親疎  
小大之事惟嫂孺人宐之而以其宐予士馨當其  
存時未有知者也或吉不時過從有可爲穿墉之



視乎忸怩乃嫂孺人則已知主人意所可必趣款  
進語笑以之益淹今卽念此亦嘆息彌襟室不獨  
士馨自念之也旣屬襄事其又奚辭顧自傷往年  
先元室亡去以糟糠也而不遂視嫂孺人尚多蓋  
菑之憶祇爲身在貧賤無能丐長者一二語以生  
荆布茲忽因送人日憶別家時不覺香燒花落促  
柱切絃墨淚涔涔而不能下也士馨曰何憾是度  
吾子心神當有爲前之德容殊異偉明之藏吾子  
誠有意累述元婦事亦在不佞且吾兩子居常舉

目橫流對面有心互稱知我至於生情生文此種  
相關正未容別喻是以載歌永暮已自獲於文通  
爰製傷春想求言於坡老耳吉乃始次其意綴其  
賢行爲之誄曰禮云婦式徵諸和理賢不出閭匪  
悼之以人悽伉儷况於其已嗟我好友哀陳女士  
明星遡降世以家聞遙遙鼎胃婉婉德薰春椒秋  
菊無取於文訓惟箴管公宮是勤言容禮典用範  
成性高堂篤憐擇對與娉我友是時在童而令鳳  
飛啓繇雞鳴協咏燕媵不前無違必敬晨昏展孝



等於移天尊章用祥姒媚有虔小郎女叔如拊膝  
前以及宗姻無或戚单入徽旣彰二物兼紀饅餽  
澄冪必親潔止奴耕婢織手縑指累舅昔宦遊以  
姑而馳遠典名藩有逾十朞比要家秉居者是遺  
不日諸兒曰冢婦知夫君文事結髮討論玆譽從  
風屢綦日門縞苧聞勸青玉橫罇不日何來日內  
子存勤同家幹嚴同家監婦卽良朋女亦人鑑佑  
德在天空無餘歉矧今寒樹霜霰已舒繡補靈節  
垂奏石渠將以帝好榮及花輿嗣君發聞併快倚  
閭云胡不畱夜壑奄虛痛極安仁入室想歷叩都  
容渺稠桑驛寂觸事煎心彌年不隔含辛載鳴詞  
從腸劈嗚呼機雲沒後氣鍾婦人寥寥姑城縱筭  
無申嗟是不忘幽泉乃春悠悠我思願以此陳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六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雜著

警鹿說

在辰陽家大人命作

辰溪縣舊畜二鹿於儀門外垣而守之令地方啓  
草而給余到日以縣治之枕山也縱之使自就食  
不以煩吾民也鹿既走曠不復爲人所擾其一角  
者浸壯遂無所憚迎而觸人獰甚莫敢撻有以狀  
來白者余曰謹遠之人無知則鞭朴在若獸也而



欲何施其欲遂脯諸俎上邪詩云相彼投兔尚或  
先之况日儻儻於縣治中者乎復命衆力纒而繫  
諸樹截其角比縛甚急截聲亦甚厲乃旣斷而釋  
則跂跂以走固無恙也無幾時角本出以觝人殆  
壯于角諸役不成行者無得免所中皮肉俱潰有  
稱幾斃者夜則踞嶠作聲意未嘗不在人更夫五  
六輩倚鈴鐸牙仗以逐不動終不得以時夜巡再  
則騰墻而出蹂民圃菜一老田父不知爲所乘久  
始得蘇近夜乃驀入前堂傷堂上守者守者裸而

登樹疾呼救余聞之起曰鹿之患乃至是蓋記古  
瑞應圖所稱鹿者純善之獸也變純善而獍惡是  
爲失性失性則失生而又積傷人寔多此真不可  
活也活之則必有東方生貴鹿賤人之譏人與鹿  
孰貴孰賤一人也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矣今自  
隸役以及田父又他郡邑使入告者無不謂室食  
而寢處之計卽人於此無能爲國人請者而况一  
鹿乎語諸役仍前纒置趣屠者以待語出衆歡而  
競逐鹿初猶鬪索于樹邊旣逡巡入索中不數跳



自觸樹以死夫縲則前之縲也縛不急於前之縛也前鋸罷無恙卽走茲甫入縛而輒觸樹死者夫定知已釋而不改必不更釋環衆怒以讐一物罪不得生也是宐觸而死孰謂畜無知哉鹿固畜也世有四大五常居然稱我族類而積不善犯科種種其不悛也無論侯不知明撻不知記卽五刑在前尚思骹而去之以圖後逞故有至死無悔竟不動其恥心視鹿之知死蓋獸而有人心人而不如獸心矣余茲有感遂序而筆之以省克頑復思曰古潁川豫章多以得鹿上言侈祥瑞余何獨以擊鹿書夫上祥瑞而非所爲祥瑞固不如傳此鹿之足以警頑也若曰以百姓而殺鹿殊未聞孟子所云齊國之大禁也者則非余所知矣



伏鶴說

鶴以胎化見相鶴經故鮑明遠賦舞鶴鼓幽經以  
驗物偉胎化之仙禽劉禹錫嘉話因之惟初學記  
所載與淮南八公得嵩山石室原文小有誤落末  
段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下少胎化產三字而宋  
熙寧十年元旦王荆公修乃見全文則知諸賦家  
詩家引用之紀原而今考其文自二年落子毛約  
積二百餘年雌雄相視而孕又一千六百年飲而  
不食始胎化產與鸞鳳同羣爲王者瑞則此鶴之



初產自不卽胎而積至胎化之時已近二千年又與聖王合瑞其跡之神而且闕爲何如信非李浮丘伯長於上古固不能見之而著爲經夫世人則安能窺其產伏也而淵才所畜特人間數十年物乃欲誇客以胎生至園丁連報誕卵始歎爲劉郎中所誤此墨客揮筆編中所以笑淵才讀相鶴經未熟者也至唐詩紀事載陳標曰鶴與鷓鴣皆胎化而怪人獨以鶴爲仙禽爲貴耳賤目今無論鶴之胎化非標所見卽考埤雅亦止云鷓鴣從口吐子未知吐者是胎是卵而韻府則仍注卵生今走問湖上漁家大抵云伏卵豈遂作渡江橘枳邪詞人筆底直喜奇異一人斷章而用後人握筆依樣濫觴復欲從而實之如吉輩則皆所謂濫觴中人乎姑不敢實作伏鶴



續棲賢社題詞

情生文文生樂樂極則悲來亦俯仰陳跡之常耳  
 非真哀也夫身處於相送必不能度而徒以文哀  
 焉途窮而慟雖感動旁人旁人與慟者不過一等  
 悲田種子收聲尋路竟是何人遠公之於康樂皆  
 信以為心雜絕之不知遠公祇以迷路莫甚心雜  
 但欲指與自尋徑達蓮社乃康樂不悟之所途而  
 窮焉斯已矣至於靖節真以酒病佛事乎遠公之  
 佛靖節不在酒不酒酒亦政是不雜但慮開兒孫



誤認儀狄有證佛法事空若諱之若論靖節酒中  
不雜自證地位非攢眉斷飲翻似攢眉東林其名  
十八其人爲多事耳而遠公固不疲焉者何舉日  
雜路相逢不忍令無尋法授之念佛止以社而休  
焉尤不忍獨樹不林故集賢而招靖節康樂多方  
用意此則自哀哀人所以津梁獨苦也千秋跡滅  
哀路虛懸唐之棲賢非東林矣今之厭郵亭東林  
而圖東林棲賢以爲續廢之名潔公疑所非爭陸  
子靜曰墟墓生哀宗廟悲我等茫茫行旅千蹊萬  
徑中嚼董難吐忽指一地標遠公集賢社名見當  
日明白直截一路卽不論已到未到有不恍得棲  
泊不知悲泣之無從者邪此爲不雜此爲潔公與  
諸名公之真哀便呼起靖節於醉鄉佛國或不糟  
醕此語也



祭圩神文

某年月日鄉紳曹履吉同本圩業主某等謹陳白  
羊牲醴於陡門之滸以償前愿以報神庇敢用稽  
首申祝一言惟茲郊保六圩地建議劃作載始舊  
冬以西北一水闌入則起蒲山潘米圩埂稍曲至  
南管埠障之比紕彫劫任衆裁廣丈客土甫竣已  
桃花新漲矣漲與夏澇迸而暴溢其將恃爲埒丘  
乎五月之季陡門夜泛甃石俱走吉等出步勘竟  
鬼婆港潏潏而怒白也嗟此廣丈客土而欲埒丘



怒白是驅市人而嘗大敵也必無幸則相與搶地  
爲數萬生靈請命於神祇其孰使爾堙大橋者五  
日而內一圍無患也卽潘米南管諸夫亦實負敗  
扉短株以日夜搯拄而寬與爾日夜令搯拄得厝  
者其又奚陰持之焉蓋當警時忽有黑物出波面  
故老云此爲稜象熟驗之更無幸夫庚辰五酉事  
水無分小大矣乃刻山之孽而甕水以遠神之憫  
野殍而疾驅其又可誣邪又况東捍之潰不絕如  
縷而以如縷堵西風之嚙浪亦復夾旬無患卽所  
稱一炁蘆灰玄力不如是乎今水已落歲且有秋  
吉等敢從身填金隄之誠侈口貪天惟是昨歲來  
建議勦力果無逢怒可藉爲自今以始之效卽向  
後填溝固堧諸議應併在靈鑒得嘿牖諸聰克終  
俾又數萬生命數百年永利實嘉賴玄昭之賜不  
腆三物所獲歆存比之春秋於社於門有慶無量  
矣



毘盧閣成告佛文

自捨此值延請居士朱萬秋總理經營副以生員曹行直太學楊麟瑞協同監督凡木料磚瓦油鐵灰石人工匠作各費無不條分縷析身到事成又分請居士某等輪日分管遂於崇禎元年三月初八破土起工而萬秋當復自捨山松於臺基墻脚遍下椿木大工於是速起本縣尹郭公紹儀聞知此役屢有發助合先緣簿所募暨續鄉官張時暘請化僧性德所募不在募簿外又有各隨心取捨



多寡不等約共一千數百金尚俟餘工完日總哀  
施主姓名數目勒石毫釐畢載不論巨細咸成佛  
果茲仗我佛憫念衆誠百靈協應閣已告成爰  
擇嘉平之六日恭迎佛身入閣卽於是日安置臚  
腑所有履吉原發願心同此披瀝奉納履吉日覩  
古今一治一亂天時人事必然之數雖儒門先師  
亦言繼周深維兵火靡常在數民命肝膽塗地而  
我姑孰地形險要從古東南戰鬪勢所必爭卽以  
我明高皇首渡天開而陳友諒尚屠城兩番事  
平徙民實郡遂無唐宋子遺加以金陵爲本朝舊  
京鉅麗更掩前古奸雄所窺姑孰首當上游更是  
金陵要害猝有干戈之慘盈城盈野近遠未期遙  
想痛心卽近遠未期必有此日履吉身生此地伏  
想欲預救此地此難惟有密叩西方聖人神武不  
殺因發願力倡衆置此佛閣供養寶請大藏真經  
令大衆生生世世瞻禮諷誦讚歎卽算有大患早  
可密移上祈弘慈但遇向後兵革亂離太顯法力  
保此姑孰江城內外億萬生命免罹鋒刃焚盪自



審一靈芥子寧具無邊心血欲遍須彌惟此萬法  
菩提但遇有種區緣定消劫數蓋事之變而遠者  
庸愚所昧理之有而微者腐豎亦疑是以爲富貴  
爲子孫不惜馬牛作苦至於遇兵荒遇寇賊空傷  
玉石俱焚履吉積願久矣若明告之市井豈不笑  
此舉之迂至信在焉惟秘禱之慈悲可必獲異時  
之驗佛光照證人天共臨法報綿昌世登仁壽謹  
納願疏用永萬春

麓心寺毘盧募緣小引

采石山北古有麓心寺得覺空尊宿慨爲鼎新覺  
空化去里中精心廣摻見澄源上人衆心欣戴澄  
公質任淵穆於梵規嚴謚出語山嶽不易余歲時  
祈禱務必澄公爲之導師采石南北要區僧衆伊  
唯寺泊而常不給澄公忽動是念若居有是土顧  
令不給者露處與嗟心寧是憇邪則欲葺寺旁地  
爲閣以尊毘盧僧旣瞻仰因藉依焉而衆所指嚮  
以余近禱應頗獲報人天宥不殫首事力余唯唯



嘗閱普賢觀經云毘盧遮那如來所王之土遍一切處其佛住處名常寂光凡有應心令其敬仰何況采石而疇非降臨再觀佛三昧經云共爲同學習佛正法煩惱覆心不能堅持佛法寶藏多不善業謂無救者此之麓心毘盧正生生常見十方諸佛現前授記余何復憚煩不速爲衆因成就墮無救故乎顧余向因白門天界寺善權募修毘盧觸本地萬壽毘盧之念躬爲建修事雖有成尚然未竟又覩本地光孝南寺罹於火矢願重修方未下

手今乃議新此閣昔金輿谷有僧朗者宗敬察福後至諸國競送金銅相遠近嗟異又慧曉乃長干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遂使藻績窮奇登臨極目自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古今人事雖有同符而第使爲有漏之因孰與建無遮之應譬之人出見華屋輒生艷想而資用適缺見汚邪滿籌動生厭足而鎡基不敷以此心急澄公無分釐効惟有俯而捨地仰而哀鳴遍告四方善人一齊發心捐助如孫居士太初者齊十萬八千阿僧祇劫



功德永昌允爲諸善根之發軔庶乎有漏翻作無  
遮余其藉手慰澄公夙心亦幸甚至矣

題重修瑞竹堂募疏

郡城報恩光孝禪寺唐瑞竹寺也維時崔氏有駢  
竹之瑞建寺因以爲名歷代修廢似續名亦屢易  
至宋紹興年始定今名無改然皆於大雄殿後爲  
堂額瑞竹以顏之不欲晦作始之意中間或寺存  
而堂廢或感有寺而不可無堂如 國初永樂丙  
申修堂碑記所載一班蓋堂與寺分合絕續時事  
雖有差殊終歸於續合莫之偏廢則作始之願力  
佛慈憫而依焉世代革易而人心之緣起相護如



新法力於茲堂丕著乃邑所司計供郵傳不足輒  
割堂以停驂駢遂紛紛多故駢累不細官亦受之  
固佛慈所不許也今幸有其復之所依在是必所  
報在是我里人若肯加焉如彼力田官樹而里人  
布耕耘以順天時食地利福之爲田無公私岐此  
當明顯何謬之有無庸稱六到之首檀六度之首  
施也哉夫官於此者官其事且不得與此堂爭十  
笏地終以歸唐人之靈如古之捨家爲光宅爲廣  
平以及王珣徐勉白傅諸公咸割所聚族以資阿  
蘭無諍而此乃有容其兒孫快鳩計以主之者佛  
其許乎堂成余將爲文以省焉



淨居院募緣疏

郡志府城東南五十里有淨居院梁昭明太子讀書堂也在今大官圩中相沿六朝來遠矣迄不與陵谷同其變遷爲是帝子之遺踪乎抑卽堂爲院佛力之所冥護乎蓋昭明遍覽衆經自立法身三諦於宮內起惠義殿爲法集之所招當時殿址今不知夷廢何處而書堂猶得借淨院以存卽無異惠義存也千秋後其依依於此必矣法身聖諦億劫永存何成毀之足云乎乃邇來殿宇中圯未復



舊觀咸謂兵火之餘謬改古向南北更朝而小殿  
鬼星迎入中宮爲不利則嘗求之人家方虔心肅  
客而所肆几筵或反相背或中邊高低錯亂全似  
於所肅之客無情客卽能亮主虔心而覩所陳設  
如是亦復何情久坐邪青烏法固不入龍象門然  
欲兒孫吃飣須留祖座久長亦絕不異及今易向  
鼎新毋愛財力此院中住僧與本坊施主之事而  
昭明太子亦將重感甘露之靈全圩雨暘豐稔併  
受其福當不止本門兒孫吃飣利益而已

行歸德府永城縣祀陣亡鄉宦王三善入祠  
近古城危守死舖僮妾爲糧可延六月如睢陽事  
人能言之當時以李郭握兵無救張許之死貴陽  
之圍銖鋸人肉數倍黃金價計惟相與待盡而王  
公獨提一旅全孤城于一年之後救文武臣于萬  
死之餘較唐人爲難之矣旣以貴陽還 朝廷卽  
高擁鎮城命將掃穴豈不優爲之而公必不憚也  
復親提兵直搗醜巢蕩其室廬已經劃其地將版  
籍之而外運不繼遂爲遁夷所乘被創以死嗟乎



巢既已搗矣卽身不免亦死于賊之穴非保富貴  
全軀牖下者也語功則克復犁庭語被難則血肉  
潰燼併馬革囊尸而不可得爲人臣者授命所事  
如此雲臺高議君子視公爲何如哉么膺博士長  
誠不知大計請質之兩廡以俎豆代大招之奠

行汝寧府祀解元張自立入鄉賢

豫之省每三年試輒弁一人匪傳也而傳汝南張  
孝廉卽居約時積雪斷炊經旬斷火親知無得而  
饋者貧視所不取信矣其風節至奔走鄉大夫築  
堂而事併他郡國名公卿儀之以變其鄉而及門  
後勁尚奉遺言以正已統 中興聖主之均蓋德  
行之淑遠矣不宦達而潛德是祠夫汝士則猶行  
古之道也亟宐從所請



行開封府尉氏縣祀縣丞陳登入名宦

故邑丞登丞邑九年去邑廿年人士思而口之茲  
大田茲却賂等實蹟尚如一日僑惠夷清竟出椽  
吏哉寂寂考何人而尉人之思偏在此其相與爲  
三代邪是宐從所請卽迎主入祠以及秋而載嘗  
之典



題水心樓記

是記成卽函示余急就虛檐誦一過已如掛眼磯  
頭應接諸勝不暇矣至寫沙石滄桑江山分合悠  
然於唐剝空名之舊指點重標令千餘年佐蜀賈  
志之芳魂一點怒靈昭應不泯者忽省水心大意  
向空江自領卽當時猗亭帝子遺恨吞吳可拾來  
一笑酌水相印何論覽物者俯仰塵跡邪萬丈沸  
天雪濤海潭一落漠然聲際爾時作者胸懷筆底  
更許何人名狀而第以垂橐構奇爲遺使者清風



則門市心水又何足云樓記已自不數數已余展  
繹不能去手亟取小箋作書二通附去其一以志  
寸靈往會之意即日報曰是正省我一膽寫工已  
付鐫手矣若姑亦自識之余乃不慚而贅此

題崔鶴梁訓子說

鶴梁崔丈使無錫維小舟姑溪曹子過之出一藁

示曰學做第一等人說反覆滔莽一乘於語孟要

以示其郎君耳此非欲升堂而建鼓也因語曹子

曰能綴一言乎曹子諾歸而夜讀昌黎符讀書城

南篇思黃涪翁常書此矣以中有公相潭府等句

疑富貴之非性命也而曰熙寧元豐大儒者過也

昌黎之勸獎阿符與鶴梁之語孟郎君意當無異

第涪翁所謂熙寧元豐者非操戈儒門也此其意



可知而後世有其名者更未必有其實鶴梁母亦  
有取于涪翁之指與然爲鶴梁之于郎君也者則  
可謂云爾已遂燒燭書之以復

題周文川冊

文川客燕送故人出都門挽且行遂逾數千里至  
姑孰江上始別姑孰有數子從而止之文川復善  
數子一止復數月不知燕中旅舍已舍別兒否前  
日薪芻在否舉問文川文川不知止姑孰時爲八  
九月籬有花盤有螿雲際有鴻聲在旅人耳山間  
有紅葉色在遊人面文川從數子觴其間甚樂之  
問文川樂此時地樂此數子邪文川不知數子皆  
有所能技事時出以矜文川文川又皆已習之還



相爲奏殆過數子數子因益親之問文川愛是以  
娛數子自娛邪文川不知其有所得與其性近之  
與若是則其遊諸長者間宐有取爾也獨予偶與  
座中一博三四觴約一飲卽下文川咋舌已復嘆  
以爲佳文川足跡不盡天下者僅一二劃所從風  
老公白墮亦當稱是而乃爾動色豈天下所名爲  
鴟夷子者盡若彼乎予請以是往霸之文川則笑  
曰可矣將別之數日出冊授予予乃以意識此語  
文川浙人久客蜀見者皆稱蜀人亦不知將來仍  
稱蜀人否文川自言遠祖茂叔家營道寓匡廬數  
傳徙浙甚詳茲其所爲性近者與有所得與而以  
此爲有取於人問之文川則文川不知



十聖山人私  
卷之六

三





